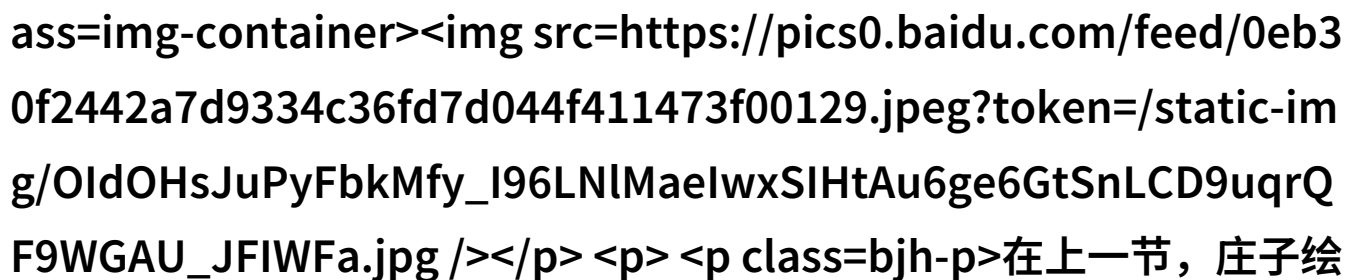


庄子人类相爱相杀却忘了人生真正的意义

庄子是一个悲观主义的哲学家，在他看来，人间就是一张无处可逃的尘网，更为可悲的是，人类沉溺于其间对此毫无所知，他们在红尘的是非彼此的争论中迷失了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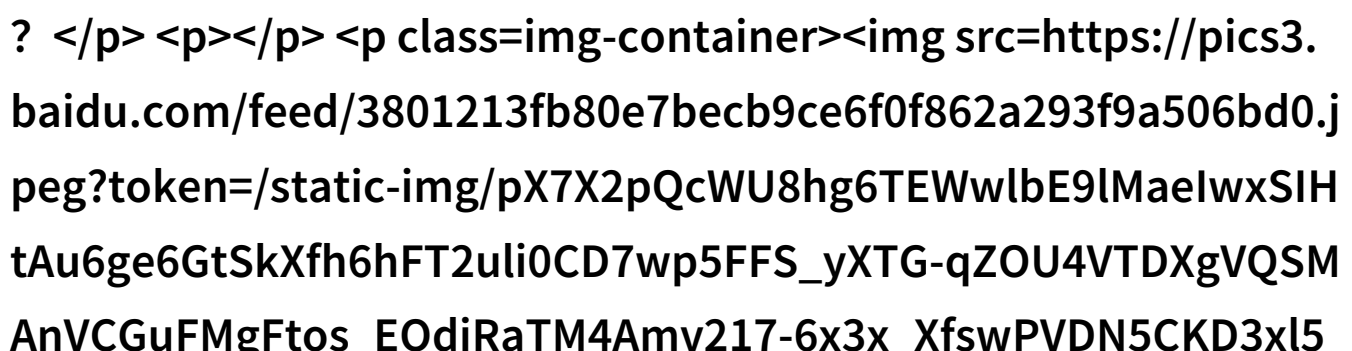


在上一节，庄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诸子百家那些喧嚣的辩论，以此来折射人世间种种现象。他们勾心斗角；他们互相猜忌；他们如猛兽般互相攻击；如刺猬般刺痛彼此而又保持距离。他们眼红别人的成功，他们痛惜自己的失败。人们以自我为中心，凡是自我的都是正确的，凡是别人的都是错误的。是非与彼此，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人生成了斗兽场，成了樊笼。身处其中，我们一方面无处可逃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困兽犹斗捉对厮杀。

总之，在庄子看来，人们相爱相杀，喜怒哀乐之情萦绕于心，导致身体不健康灵魂不宁静，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可悲可叹。

庄子是哲学家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从纷繁杂乱的社会中理出头绪，为人们提供智慧。在诸子百家们为了是非彼此，为了树立自己学说权威而互相辩论的时候，庄子在试图追求这些争吵倾轧背后的东西——为何人类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，以此为是以彼为非呢？这些是非彼此是否有统一的标准呢？

假若是非彼此没有统一的标准，则辩论无意义；假若是非彼此有统一的标准，那么这个标准是谁定的？既然标准齐一，则辩论岂不是白费力气？



bv8be7iTwbE2CedStpEnaEjZB60sfY6KOLhSrtp5vE9Xuajlg5-3yFmfd.jpg /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在这一节，庄子开始追寻是非彼此背后的东西。庄子说：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 <p class=bjh-strong>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。是亦近矣，而不知其所为使。若有真宰，而特不得其朕。可行己信，而不见其形，有情而无形。</p> <p>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庄子首先提出一个关键的论点——彼此并不是完全独立的，而是相互依存的。因为没有“此”，自然就没有“彼”；从我的角度来看是“此”，而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就是“彼”。同理，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“是”，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就是“非”。问题是，在彼此是非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？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庄子说：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没有他，就没有我；没有我，他也就无从体现了。这样理解算是接近事物的真实了，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事物呢？仿佛有自然上天在主宰，但又看不到它的迹象，从作用上来看，它又是实际存在的，事实上，它虽无形却实际存在。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庄子提出，在是非彼此、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，应该有个东西在支配，虽然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象，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。那么，这个“有情而无形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</p> <p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庄子并不急于说出答案，他继续为我们打比方，来说明问题。庄子用我们的心与身体其他器官的关系来说明，因为，在古人看来，心才是人的身体的主宰。那么，心到底能不能主宰我们的身体呢？</p> <p></p> <p class=

img-container></p> <p> <p class=bjh-p> <p class=bjh-strong>百骸、九窍、六藏、赅而存焉，吾谁与为亲？汝皆说之乎？其有私焉？如是皆有为臣妾乎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

乎？其递相为君臣乎？岂有真君存焉！如求得其情与不得，无益损乎其真。

庄子说，我们的身体中有骨节、鼻子嘴等九窍，有心肝肺等六脏。那么，更喜欢哪一种器官呢？心是一样喜欢还是有所偏爱呢？如果是同样喜欢，那么身体的器官，岂不都是心的臣妾了吗？如果是臣妾的关系，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支配关系呢？它们是否互换位置互为君主与臣妾，从而发生支配关系呢？既然心并不偏爱一种器官，也就是说，一定有一种东西在主宰我们的心，这就是“真君”。因此，无论是否看到，“真君”是真实存在的，无论是否看到，都不会让“真君”的本性有所增减。

庄子拿我们最熟悉的身体举例子，庄子说，我们身上有百骸九窍等几十种器官，但是心并不偏爱任何一种，它们不能互相支配，而万事万物也不可能轮流做君主，这说明，万物的背后它必然有一种力量在支配，这种力量，庄子叫做“真君”“真宰”。

无论是“真君”还是“真宰”，其实就是道家哲学所说的道或者自然。既然冥冥之中有道的存在，我们就“道法自然”地生活，而不是沉溺于俗世的是是非非之中，把自己累成狗，活成一场悲剧。

接下来，庄子开始阐述人生的悲剧性，并一再告诫我们：人生不能追求那些滚滚红尘的物，而是要追寻生命的本质，找回生命真实的意义。

一受其成形，不亡以待尽。与物相刃相靡，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，不亦悲乎！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，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邪！人谓之不死，奚益！其形化，其心与之然，可不谓大哀乎？人之生也，固若是芒乎？

庄子说：

人一旦禀受天地之气形，直到生命耗尽，我们都不要忘记自我本性。但人的一生，又不断地与万物相互摧残，我们沉溺于物欲之中，如飞马奔驰无法停下脚步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悲吗？人们终日忙忙碌碌，却不见有所成就，整天疲惫不堪，却不知道心归何处，这不是很可悲吗？那么这样的生活即使是很长寿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的身体逐渐衰老，心

灵也随之老去，这样岂不是很可悲吗？人的一生就这样茫然无措吗？还是就是我一个人昏昏然呢？



庄子洞彻了我们人生的悲剧所在，人一出生就与外物与与别人相爱相杀，沉溺于俗世生活，追随的脚步，如野马奔驰无法停止。我们从自然而来，本来应该在自然而然中追寻生命的意义，而现在，我们终日疲惫不堪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总之，在物欲之中，人类忘了初心迷失了方向。

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庄子认为，我们心中本来有“真君”、“真宰”，我们却忘记了它的存在，才导致人的一生茫然无措。而只有用“真君”即自然之道来主宰我们的心灵，随顺大道自然，放下一切偏见心与执念，不拘于物，不滞于情，无累无执，才能逍遥。

在庄子看来，所有执于自我、拘于偏见、囿于的人生，都将是茫然失措、进退失据的悲剧。

[>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97-庄子人类相爱相杀却忘了人生真正的意义.pdf)